中国实力派青年诗人力作　当代民航作家书库

曙光妖娆系列

民歌的中国

黄葵 著

中国民航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走近海

走近海
掬一捧瓦蓝垂落的忧郁
我抚摸到海高不可攀的年龄

浪花飞溅
浪花融入我的呼吸
我被海的赞语所包围

我看到无数的波涛
从无数蓝色跑道上
编织着从全世界没收来的热情

海螺爬出海的肌体
我吹响一只
溢出少许伟岸和光芒

ISBN 7-80110-563-X
9 787801 105639 >
ISBN 7-80110-563-X/Z-099
本册定价:22.00元
(全套8本)

民歌的中国

黄葵 著

中国民航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曙光妖娆/黄葵著．—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2004.4
ISBN 7-80110-563-X

Ⅰ．曙…
Ⅱ．黄…
Ⅲ．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8205 号

曙光妖娆
黄葵 著

出版 中国民航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熙门北里甲 31 号楼（100028）
发行 中国民航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电话 （010）64290477
印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照排 中国民航出版社激光照排室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39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10-563-X/Z·099
定价 132.00 元（全套 6 本）

在蓝天与大地上流动的诗情

—— 黄葵和他的诗歌创作

蒋登科

黄葵是一位勤奋而多产的诗人，在他从事诗歌创作的这些年，我们经常可以在《诗刊》、《人民文学》、《当代》、《星星》、《作品》等刊物上读到他的作品，而且他已经出版了《黄葵现代抒情诗选》、《对视天堂》、《情诗500首》、《激情四重奏》、《曙光妖娆》等多部诗文集。

时下的社会语境对诗歌的发展并不十分有利。人们更多地关注物质方面的享受，而对精神、心灵的关怀则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我记得，在80年代前期，我所生活的大学校园里到处都被诗的氛围所环绕，写诗的人多，读诗的人也多，诗歌活动异常活跃，只要有诗歌方面的讲座或者有某位诗人来访，偌大的会场往往都会座无虚席。即使是同学在私下聊天，诗歌也可以成为重要话题。但是现在，情况变了，校园里到处都立着各式各样的广告牌，文学社团已经很少，即使有，也往往被公关协会、模特儿协会、心理协会等组织的实用性活动所遮蔽。在与朋友聊天，甚至是与一些诗人朋友聊天时，也很少人谈诗。有些人甚至说，在聚会的时候，收起你的诗吧，我们现在只需要喝酒，谈女人，谈金钱。但是，与黄葵在一起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有远离诗歌感觉。诗是我们交往的原因，也是我们交往的话题。

我与黄葵的认识非常偶然。大概是在1996年夏天，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举行面授，黄葵得知消息后要求参加，于是就从海口飞到了重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好像是因为挤不出整块的时间，他最终没有参加进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班学习，但我们在私下交谈了好几次，成了朋友，后来就常有联系。他每出版一部诗集都要寄给我，有了新作，也要打电话给我谈谈。黄葵是经历过诸多艰难但一直没有放弃奋斗的人，他孤身一人从安徽流浪到北京，再到海南，自己打天下，实在不容易。但在每一处，他的怀里和心里总是揣着诗，在艰难的人生历程中，他把诗作为情感的宣泄，心灵的记录和生命的慰藉。他的人生品味与众不同，不流俗，不媚世。2000年夏天，我到海南讲课，没有告诉任何朋友，但在海口时，我专门去看了黄葵。两个人在一间非常普通的小饭馆里，就着几样小菜喝啤酒，谈诗，谈他的收获与计划，一直到深夜。

黄葵有一首《蛰居》，记录了他的人生与艺术历程："从稻禾的坚守，从黄梅戏的包围/我冲了出来，在北方/率先在一个很文化的中心，我/拥着一本文学写作辞典，睁大眼睛/低头，再低头，瞄着/并不驼背的尊严，钻进二环外/第一层地下室，在居委会/组织的善意里，焦急地等着我/十瓦的白炽灯泡，不/每天二十四小时哭红了眼的灯泡，是对我/唯一的，很暖色很丰满的欢迎"，第二年，他移到了三环线上"第二层地下室和暖气片，雪/飘进我的喉管，我的每一根骨节/就都有了一种要歌唱的感觉"，"第三年/我再次远离中心，我不断把自己搬迁出去/蛰居在四环线，在地下三层/我诗歌的血液开始流淌，那个转折号/无限向外延伸，把我流成一条地下暗河"。从"辞典"到"要歌唱"，再到"诗歌的血液开始流淌"，从"冲出"到"延伸"，诗人的创作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而发生着变化。我们可以把这首诗看成是黄葵对诗歌创作的一种诗意的理解，经历得越多，挖掘得越深，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成果就可能越丰富。

黄葵是个有心人，他的诗涉及的题材领域非常广泛，古今中外那些让他感动、沉思的人、事、经历都是他的歌唱对

象，都是他与世界对话的切点。他创作了组诗《与唐诗宋词对话与共饮》、《大唐才子》、《宋词的断肠》等，罗隐、刘长卿、宋之问、戴叔伦、周邦彦、杨万里、朱熹、陈师道等等，都从历史中走来，从诗意中走来，赋予黄葵以智慧和灵感。他说朱淑真“出生官宦嫁给商人/一朵出水芙蓉/被污泥和铜臭交相腐蚀//幽怨和伤感搭乘云梯/断肠诗和断肠词排成梯级/你就爬上了生命的制高点”（《朱淑真》），他说苏轼：“生活在一首词里/上半生生活在上阕/下半生生活在下阕//上阕是上弦月/下阕是下弦月/梦一辈子都没有圆过”（《苏轼》），这中间有黄葵对那些远去的诗人的理解和认同，有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反思，也蕴涵着他独特的人生思考，更体现出他在传统文化修养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他写组诗《与历史对话》，写《聂鲁达》、《叶赛宁》等等，从一些西方艺术家、科学家那里寻找创造的灵感。在博尔赫斯的诗中，黄葵发现，“时间的家园和审美的童话”“苏醒在美洲荒芜的大地”，语词构成的生命迷宫使人难以穿越，“细小的智慧捧起内心的玫瑰/黑暗的财富垒起富足的长梦/你的诗行被语言的闪电武装/我无法冲突出去/迎面而来的理想的大理石群/交相夹击的理想的水晶”（《致博尔赫斯》），诗人在另外一种文化与生命体验中发现了艺术的独特力量。黄葵更多的诗来自对现实的观照。他是一个敏感的诗人，现实中的一切蕴涵生命意义的对象都可以进入他的诗思，然后结构为独特的诗篇。他写《码头临时搬运工》：“卸下来一座城市/又把另一座城市拆零搬走。卸下来一批方言/又把一批习惯打包搬走/海上的雷霆把码头压得换不过气来/临时工的汗水找到了如山的真理”，诗人创造了独特的语言与意境，虚实相生，把临时搬运工的处境、心态刻画得惟妙惟肖，也包含着诗人对这些劳动者的关怀。他写的《在成都》，想象奇

特，颇具神韵，连我这个多次到成都的四川人也颇觉惊奇："这是一个扁担插地发芽的地方/双脚插进田里/不抽快些就要长出芽孢"，这是写成都的富庶；"到此一游/我真的不想走出都门/就长住锦官城/找个麻辣高挑的成都女娃儿/生一窝漂亮的大熊猫/一年成为市花，三年成为国宝/看谁还能乐不思蜀"，这是通过诗人的想象写出了成都和成都人的魅力。作为一个诗人，敢于在历史、现实之中任意走笔是需要真工夫的，那就是对历史与现实的独特打量，就是在把握诗歌艺术规律方面独特才能，以及在语言创造方面的艺术敏感。应该说，黄葵在这些方面都是具有良好素养的。

立足大地、关怀生命是黄葵在诗歌艺术探索上的重要向度。这种向度一方面来源于诗人在具体生活中对人生与艺术的体悟，另一方面也与他所接受的丰富影响有关。黄葵的诗没有固定的套路，不同时期的作品在风格上也差异很大，其艺术营养来自古今中外的许多诗人，但只要认真分析他的作品，我们就会发现，以聂鲁达为代表的具有现实关怀的诗人对他的影响最大。黄葵有一组以《聂鲁达》为题的散文诗，其中有这样的段落：

你是一个诗人，在大地上用心灵歌唱，毕生的经历就是离去和归来。你怀抱着火热的耐心，不断将精神面包开进光辉的城镇，并佐以美酒、真理和梦想。

你打造的诗歌王国，带着指纹，带着漂白的黏土，让灾难和激情冲饥。

你有三只耳朵，其中一只专门倾听大海，倾听胸怀的大海、情感的大海、气魄的大海。

你心中的六弦琴，喷出来的不是音乐，而是鲜血，滴落在大海。

对聂鲁达的赞美，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诗歌的认同。这毫无疑问地会影响到黄葵自己的诗歌路线。

不只是外国诗人，黄葵的一些具有婉约风格的诗与中国传统诗歌也多有关联。他的有些作品甚至看上去与一些现代中国诗人也很接近。《拾穗者》有这样的诗行："你把腰弯下去/一把天然的镰刀/把秋天重新翻割一次/你不得不这样做//偶尔也站在田畈里/你把自己站成了/秋天不忍收割的/一株沉重的的稻穗"，诗人寄寓稻穗以思想，有点像郑敏的名篇《金黄的稻穗》中的一些诗句。郑敏的诗，像一幅油画般勾划了"割过的秋天的田野"的情状，并由此歌唱"无数个疲倦的母亲"，"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静默。/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甚至"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而你们，站在那儿/将成了人类的一个思想。"诗人既歌唱母亲的伟大，也歌唱对"思想"的看重，正是因为有了这"思想"，诗人才最终找到了她的生命与诗歌的依托。

当然，真正的诗人都不会去模仿别人，甚至不会重复自己。接受影响并不等于一定要循着别人的方式创作。事实上，在具有相似的人生看法或者接受了一些独特的艺术表达手段之外，黄葵不断地消化着多种艺术养分，不断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有人认为，风格的成熟是诗人成熟的重要标志。这话不错，但也可能存在片面性。一个诗人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面对不同的客体可能产生不同的诗美体验，生发不同质地的情绪情感，如果都以相同或相似的风格来表达，势必显得单一。优秀的诗人往往在具有主导风格的同时也具有其他一些非主导风格，有时候，主导风格与非主导风格是可以发生互变的。在艺术探索过程中，甚至在同一时期，黄葵的诗都体现了艺术手段、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黄葵写过气魄宏大的诗。在诗人面对大题材、大主题的

时候，他往往采用气魄宏大的格调，表达开阔的诗意发现。当然，他不是阐释概念，不是宣讲理念，而是从细小的意象落墨，表达诗人的多方面思考，体现出具有魅力的使命意识。《巴尔干，巴尔干》、《深入祖国》、《祖国》、《龙的长城》、《民歌的中国》、《哦，远方》、《唱给母亲的歌谣》等作品体现了诗人对人类、对祖国、对母亲的认识和关怀，其中最本质的是对于文化和生命的沉思。诗人在《深入祖国》中把自己置于历史与文化之中，揭示了诗人与中国文化血肉合一的生命体验。他写道："我是一只方块汉字/被阳光锻打在雄鸡的啼鸣里/掀开春花和蛙鸣/露珠一路晶莹着我的眸子/有一捧泥土/发育着我的偏旁/由一朵油菜花香/浸透我的部首/由一泓春水/载走我的全部含义/狗吠以上/炊烟流动着阡陌的神经/沿着晨曦的走向/流动我方方正正的形象"，日常的汉字在诗人笔下蕴涵着丰厚的诗意，而且与自己的生命是合一的方方正正。这独特的角度、清新的意象以及其中的人格意识，体现了诗人对诗歌文体的把握能力。

黄葵也写过细腻婉约的诗。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其主流，但并不是单一的，往往会在不同环境下体现出多重性，刚毅的人有时也温和或者暴戾。在面对传统文化的时候，黄葵就体现出了独特的细致，他从一些古代诗人那里寻找到心灵的呼应，于是细致述说，婉约迂回。他写《李清照》："寻寻觅觅/在物是人非的时候/好不容易找到一条蚱蜢舟//却荡不走比黄花还瘦的西风/也唤不来旧时相识的雁只/更载不动细雨织就的愁字"，细腻婉约，与李清照的词风几乎一致。由于受到这种传统诗风的影响，黄葵的有些爱情诗也体现出类似的风格，《古井》有这样的诗行：

我如何面对你的眼睛

这两口被春风掀开的古井
我经受不住这莺飞草长
我按捺不了这唐风宋月
我怕我的目光高于你深不见底的宁静
我多么希望有一丝游弋的细雨
携着我弯曲如钩的欲念
钓起你半阙长调的江南

“古井”、“细雨”、“莺飞草长”、“唐风宋月”、“宁静”、“江南”，这些意象把诗人内心的情绪表达得细腻而真切。婉约的诗，往往是深入内心的诗，表达的是那些只说给自己的情绪，是向内的诗，体现诗人对生命最细微的把握。

如果说气魄宏大的诗与细腻婉约的诗是处于诗歌风格的两极的话，那么，在这两极之间，黄葵还有更多的作品，把多种情绪融合起来，形成了我们难以用简单的方式加以罗列的诗风。他写过安庆的土地、小麦、水稻在他生命中的深刻印记，那是他的生命之根，《黄梅戏》有这样的诗行：“因为是由风谱曲雨作词/由村夫村姑哼出来的也罢/由剧团的武生唱出来的也罢/黄梅戏都散发出浓厚的泥土味/严凤英抖它不落/马兰挥它不去/满村满畈的黄梅戏/刚为安庆的种子做完伴娘/又忙着把安庆的粮食娶进大仓”，既有婉约味，但也不乏大气魄。

作为在航空公司工作的员工，黄葵对于与天空有关的题材体现出了特殊的兴趣，这种兴趣的养成也许有多种原因，但我们无法忽略这些作品在黄葵诗歌中的价值。他写过《我的心跳，也在万米高空巡航》、《以七种方式进入蓝天》（组诗）等直接与航空有关的诗，这些诗也充满诗人独特的诗意发现，并不同于一般所谓的“任务诗”、“概念诗”、“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景诗”。《机场夜泊》有这样的诗行：“一行行梦想/首尾呼应/一行行飞翔的韵脚/被我依次朗诵/呼啸穹空的张力/汇合着/积蓄着/一曲现代化的歌谣/正完成一次接近民间的倾诉/今夜因动听而妩媚”，诗人并没有刻意歌唱现代化，但他发现了现代化与人的生命发展是有关的：“视觉在翅膀上/思绪在静态里/生命在动态地滑翔”。

因为这种独特的工作与生活阅历，黄葵对于与天空有关的更大的世界给予了不少诗意的关怀，包括风雨雷电，也包括日月星辰。他写过组诗《雷》，他说，“雷是闪电纯洁的新娘/是流放暴风雨的助产婆/雷是天庭的长子/是大地的伟丈夫”，“雷是一颗滚向生活的葡萄/最后滚进黑色火焰的绝美”（《雷的到来正如雷的逝去》），显得大器而空灵，把现实体验与超现实感受通过“雷”而巧妙地融合起来。他写过《组诗十二行·风》，从不同角度抒写了风给诗人的生命思考。《风的诞生》说：“来自大理石的愤怒/携着诸神和种籽/为大地播种辽阔的涛声/让苍穹腾起欢畅的禾香”；《风的力量》说：“大海是风倾听不尽的欢乐/航海人的帆/被风捏成最壮硕的乳房/日夜善待着整个洲际的土地”；诗人化无形为有形，化外力为内力，体现了独特的诗美创造。在黄葵的诗中，日、月等意象更是随处可见，既体现了诗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继承，也体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深爱。

黄葵的诗多为短诗。我是喜欢篇幅较短的诗的。诗歌所表达的主要是诗人的情绪体验，情绪持续的时间往往不长，甚至只是瞬间感受，如果篇幅过长，要么可能是诗人的情绪存在虚假的成分，要么诗人的情绪在创作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变化。优秀的短诗一般比较凝练，比较含蓄，诗人集中全部力量表达一个中心，一个主题，给人异常突出的感觉。当然，要写好短诗，对诗人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尤其是诗人要具有非常敏锐的诗美感受力和表达力。具体到表达力，主要

就是语言创造的能力。优秀的诗人往往通过陌生化手段从日常语言中创造具有表现力的诗歌语言，看似熟悉，但实际上具有新的包含。黄葵在语言创造方面的能力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善于通过意象的独特经营，表现虚与实、内与外、远与近等的相互转换。他的《科尔沁草原》中有这样一节：

今夜马头琴和风声同时抵达
姑娘手中的马奶青稞酒
还有银碗里那只流动的月亮
盛满了月光的草原之夜
从长调的第一个音符开始
歌声追逐着月光一泻千里
白驹撕裂了巨大的银色布匹
一个人的草原轻得像睡眠
浮云一朵一朵潜入帐篷
飘进了梦里面
月光一直在飞翔
不断上升的幸福像雾
牲口们低头咀嚼

这是草原吗？诗人抓住草原的一些特色，仿佛进行了客观化处理。但显然，这更是经过了诗人精心处理、融合了诗人生命体验的草原，是草原在诗人心灵里泛起的感觉与波澜。诗的语言虚实相生，意象纷呈，使我们好像置身于草原的空旷、宁静的诗意之中。

就像对蓝天和飞翔具有特殊兴趣一样，黄葵对“远方”也充满幻想，这也许是因为他的心里还有梦，还有正在寻找和创造的梦。“远方哦，远方/你囤积着无悔的选择/你把大地放牧在人类的脚底/你将大海沉入人类的心海/你用意志撑起人类思维的晴空”（《哦，远方》）。黄葵赞美的“远”，也许就是他的诗歌更加光辉的境界。在诗艺探索的道路上，

黄葵已经走过了寂寞的长路，对于他，“远方”也许不会很远。

我期待着他的又一次远航！

2004年2月1日，于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蒋登科，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所长，硕士研究生导师。）

对生活的深情歌唱

——序黄葵诗集《民歌的中国》

徐孟芳

有人赞誉黄葵是诗国园地里的“少年天子”，我觉得这不是什么谀词，而是在对黄葵诗歌创作作了全息透视后作出合乎逻辑的整体褒奖。

我并不十分了解黄葵，甚至至今还与他缘吝一面。但较多一次读到黄葵的诗是2002年的事。

是时，省文学院聘任首届签约作家。从安庆农村走出来、已旅居海口的黄葵不知怎么也获知了这个信息，就陆续给我寄来了他先后出版的五本诗集，还有他申请参加签约作家的书信。一个在外乡创业青年居然创作出如此丰厚的诗歌作品，我很感动，也很敬佩。由于签约作家名额有限，黄葵那次没能进入签约作家行列，我一直为他遗憾。

但黄葵并没有气馁，更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在异地他乡漂泊谋生的历程中，几经摸爬滚打，如今已升任为海南航空公司宣传室经理。他兢兢业业地工作，勤勤恳恳地写作，轰轰烈烈地发展，既赢得了公司高层领导的信任，创作上又引起中国诗坛的普通关注，这是很不容易、很了不起的成绩。生活中的黄葵是真实的，与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他要工作，要养家糊口，要面对常人所要面对的一切。而不易的是，他在不断开掘生活的巷道时，不忘在诗歌王国里耕云播雨，继续获取了创作的大面积丰收，并被吸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近年来，国内不少报刊常有显著版面推出他的诗歌作品，从而成为当今诗坛的一道风景。

我认识的黄葵，是诗人黄葵。黄葵的诗歌成就是多方面的，我这里想要特别强调的是，黄葵的很多诗都是发自他内心对生活的深情歌唱。这在当年“众声喧哗”、流派蜂起、鱼龙混杂的诗坛，是难能可贵的。青年诗人黄葵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写作的“道德底线”，不受蛊惑一时的诗歌流风和“理论”的引诱，出污泥而不染，既不盲目“崇洋”，也不奴颜“媚俗”，而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新诗传统不折不挠地向前掘进，所以才有现在的成绩。通览黄葵的诗歌，不难发现他对生活充满着激情，对生存寄托着热盼，对未来折射出憧憬。他的诗予人以美好，予人以希望。这在他写故乡风物、写历史人物、赞美祖国、吟咏爱情的许多诗篇中，读者都可以读到被他“激活”的轨迹。如《深入祖国》就是有代表性的诗篇：“我是一只流动的汉字/被阳光锻打在雄鸡的啼鸣里/掀开春花和蛙鸣/露珠一路晶莹着我的眸子/由一捧泥土/发育我的偏旁/由一袭油菜花香/浸透我的部首/由一泓春水/载走我的全部含义/……/沿着晨曦的走向/流动我方方正正的形象“好一个”“方方正正的形象”！读到这里，我不由得击节赞赏！在这首由五节九十行组成的不算长短的抒情诗里，黄葵通过对汉字人文特征的切入和开掘，所达到的效果真是妙不可言。汉字在这里被他人格化了。强烈的民族精神和丰富的生活内涵在他艺术的“激活”下变得鲜明生动起来。这种“整合”下的“解构”、“解构”后的“整合”，从抒情整体构造的深处，从语境转换的细节，都收到了大中有小、小中寓大的奇特艺术效果。“深入祖国”的诗情由此被诗人层层激活，从而向读者也是向诗人自己不断展示了意象的丰富性和鲜活性。原来诗就是这样从生活中来，又走向生活中去。

而在另一首《民歌的中国》诗中，黄葵则巧妙地借用“民歌”这一具有典型民族性为主体意象来“激活”他对生活的深情歌唱：“民歌在山林牧场飘荡/中国在田野在海洋奔腾/民歌在马背上在驼铃里悠扬/中国在汗水里在激情里闪光/……”作为从属意象，山林、牧场、田野、海洋、马背、驼铃、汗水、波

浪……等等，由这些习见为常的景物组成的意象群，在主体意象与从属意象形成交融、变幻、流动时，便无不被“激活”成有血有肉的生命组合。意象在这时已经幻化为诗人内心情绪和思想智慧，是它把本不相干的视觉景物连缀成一个整体画面，向读者展示出浩瀚广阔时代的诗意背景，从而引发出或是深切、或是浓烈、或是含蓄的艺术审美情趣。类似对生活深情歌唱的诗篇，在黄葵的诗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和重要位置。如发在《诗刊》2001年10月号上的《祖国》，就是一首充满激情赞颂祖国、鼓舞人向上的好诗。

黄葵的历史人物诗歌也写得很有份量。他不是唯史论者。他写历史人物诗歌，是要从历史资源中寻找中华民族精神之根。他要在“寻根”中从源头上“激活”自己的思考，从尘封的历史记忆中抒发自己的忧乐情怀。这是诗人黄葵的一种呼唤，是诗人黄葵的一种文化视野。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失去历史，就意味着失去未来。文化是这样，理想是这样，当然也包括诗歌。因为只有在理解历史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历史；而历史是由历史人物来完成的。黄葵着意于历史人物的诗歌写作，这是当代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忧乐情怀的生动体现。

有人总是想把诗歌与生活与时代割裂开，对立起来。他们认为，生活的本身是虚假的，也是丑恶的，根本无真善美可言。生活是黑洞，不存在所谓“希望”。因此主张诗歌是生活之外的“美丽”，所以就有“尸布体”“黑洞体”流行于一时，使诗坛的病态泛滥成灾。但不随波逐流者也大有人在。黄葵就是其中一个。我很赞赏黄葵的生活态度，欣赏他的创作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黄葵的诗歌之路，应是一切有出息有骨气的中国诗人的必由之路。也可以说，“黄葵现象”有着指向性意义。

2004年2月10日于合肥寓所

（徐子芳，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文学院院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